



人類安全的虛偽性：

以中型國家在治理人口販運上的實踐為例[†]

譚偉恩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單純倡議一種觀念但實踐上卻顯得消極，此現象的背後便具有一定程度之虛偽性。自 1994 年 UNDP 提出以人為中心的安全觀以來，有些中型國家(middle powers)很積極地呼應與推廣人類安全，但對自己領域境內危害人權的事件卻仍慣以國家中心或切割式的安全思考來進行治理，致使被害人的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

事實上，倡議人類安全的中型國家不必然能夠在具體行動上落實以人為本的安全觀，它們的政策還是不免受到權力或利益的左右。藉由加拿大和日本的個案研究，本文指出中型國家的安全思維並沒有跳脫現實主義學派的國家中心思考(state-centric approach)，同時在有關人類安全的具體作為上，也還僅停留在倡議為主而非側重落實之階段。毋寧，中型國家對於人類安全的實踐恐怕多數時候還只是一個虛偽的外交辭令。

關鍵詞：

人類安全、人口販運、中型國家、境外型事件、境內型事件

[†] 本文受惠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指正和建議甚多，在此誠摯表達心中謝忱。惟一切文責當由作者承擔。



THE HYPOCRISY OF HUMAN SECURITY: THE STUDY ON THE GOVERNANCE OF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MIDDLE POWERS

Tan, Wei-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Purely promoting one concept without active follow-up actions is hypocritical to some degree and worthy of being studied.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developed by UNDP in the 1994’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as been echoed and advocated by some middle powers loudly. Nevertheless, those countries continually and frequently apply state-centric ideas of security as realists claimed within their territories, which leads to a tragedy that individuals being identified as foreigner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are hard to be well protected.

In fact, middle powers that advocate human security are not fully equal to those that fulfill and safeguard it. With the case studies of Canada and Japa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mindset of security middle powers have does not escape from the traditional state-centric viewpoint but otherwise is bound by power and interest. Further, in terms of the practice regarding human security, middle powers are still only paying lip service most of time instead of taking substantial actions. In short, human security is a hypocritical rhetoric in diplomacy in which the words of middle powers speak louder than their actions.

Keywords:

Human Security, Human Trafficking, Middle Powers, Internal Territorial



Event, External Territorial Event

“...the traditionalists are not opposed to discussions about human security. However, they embrace a more particularistic position that assumes that states have an obligation to provide human security for their own citizens, but no obligation to provide security for noncitizens” (Lamy 2002, 170)

壹、前言

不同安全觀之間的差異是否僅僅為一種理念區別？一旦要將某種有別於國家中心論的安全觀(nonstate-centric notion of security)加以落實時，它的實質內涵是否不可避免地會漸漸與國家安全觀趨同(converge)，即難以迴避權力大小與利益歸屬的問題，也沒有辦法不以切割式的安全觀來踐行。¹

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是一種異於國家安全的概念，但是當概念要轉化為實踐時，能否同樣異於國家安全呢？如同前段提出的疑問，不同安全觀之間的差異是否僅僅為一種理念區別，一旦要將這些理念落實，它們的實質內涵與呈現方式必然會漸漸趨同。本文嘗試以人口販運為例來檢驗這個研究問題，釐清人類安全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虛偽性」，其中有幾個為過往研究忽略之細節值得我們正視：(1)當人口販運的被害人被移至接收國(目的地)時，因不具該國之國籍，極可能在法律上受到差別對待。因此，人類安全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與國家安全差異甚微，即沒有跳脫「區分你/我」的切割式安全思考；²(2)多數接收國回應人口販運的法律是遣送被害人離境或是對加害人施以刑罰，但少有對被害人提供保護。這充分顯示人類安全還停留在消極的作為(抑制犯罪)，而不是積極的強化(提升人權)；(3)人口販運背後有相當的經濟因素，但治理此問題卻鮮少從抑制需求的角度切入，

¹ 蔡育岱、譚偉恩，「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7卷1期(2008年3月)，頁153。

² 同上註。



也就是對於市場上的「買方」不進行治理。但市場上需求面的經濟問題不處理，供給面的犯罪現象就必然難以斷絕。

爲了探究兩種安全觀（人類安全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差異是否僅僅爲一種理念區別，但在實踐上卻可能高度近似，本文擇取兩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加拿大和日本），並輔以人口販運的問題進行個案研究。以加日此種中型國家(middle powers)爲觀察對象的理由在於，安全研究，尤其是傳統安全，長期以來就是強權國家(great powers)主導的議題領域；基本上非強權行爲者（無論國家或非國家）並不容易取得話語權，更難以在欠缺強權的支持或配合下透過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來落實目標。³另一方面，儘管從 1994 年起，人類安全開始成爲安全研究的一項新興議題，但對此概念的研究應該透過什麼樣的國關理論觀點較爲適切，至今還缺乏定於一尊之共識。⁴

上述兩個因素讓中型國家與人類安全的關係停留在一個混沌階段；首先，在非傳統安全議題上，中型國家是否就有機會取得話語權或至少能夠不受到強權國家加諸或帶來之制約？如果不行，那麼肯定中型國家在外交政策上引領人類安全的相關論述也就不免令人感到存疑。⁵其次，現實主義學派確實忽略了中型國家在安全領域中的貢獻和影響，⁶但要進一步主張中型國家有能力克服強權國家的干擾和落實人

³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13.

⁴ 蔡育岱、譚偉恩，「人類安全概念之形塑：建構主義的詮釋」，*政治科學論叢*，第 37 期（2008 年 9 月），頁 50-51。但學者蔡育岱後來的研究似乎開始傾向在人類安全與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兩者間建立起緊密聯繫。參考：Yu-tai Tsai, "The Emergence of Human Security: A Constructivist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14, No. 2 (Autumn/Winter 2009): 19-33. 而學者 Furtado 則認爲，沒有權力要素的人類安全只是美麗的空殼；相較之下，另有學者呼籲，安全研究者應珍視人類安全在觀念與思想上帶來的創見。詳見：Francis Furtado, "Human Security: Did it Live? Has it Died? Does it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3, No. 2 (June 2008): 405-421; Julie MacArthur, "A Responsibility to Rethink?: Challenging Paradigms in Hum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3, No. 2 (June 2008): 422-443. 關於人類安全適合之研究途徑與論點本身的優劣一直到最近都還沒有於學界產生交集，詳見：Shahrbanou Tadjbakhsh, "In Defense of the Broad View of Human Security," in Mary Martin and Taylor Owe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Human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43-57.

⁵ Adam Chapnick, "The Canadian Middle Power My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5, No. 2 (June 2000): 188-206.

⁶ 但重視個別國家外交政策的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可能不同意這樣的



類安全，⁷應提出具有相當說服力之證明。不可否認，國際社會確實有不少立場相近的中型國家彼此組成聯盟，或是與國際性的人權（或人道）組織或非政府間組織合作，透過援助、倡議(advocacy)等不同方式將自身對於人類安全的關注轉化為行動並施展於國際舞台。⁸然而，這些中型國家關於人類安全的實踐究竟是成功挑戰了現實主義學派的國家中心安全觀，還是反而凸顯出「權力」這個位居現實主義核心思考的變數(variable)有多麼重要，甚至讓我們得以窺見中型國家在人權政策上的虛偽性。

本文認為，中型國家更多時候是將人類安全視為工具（或媒介），幫助自己在強權國家的外交壓力下或主導之安全領域中謀求一塊「生存空間」或「發言權」。在此情況下，人類安全淪為中型國家提升自己國家安全或減少安全威脅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為權利受到侵害的個人(individuals)提供實質之保障或保護。詳言之，對於中型國家關於人類安全實踐的研究宜分內/外兩個面向進行觀察。「境外型事件」是對發生在它國的人類不安全提供援助或拯救行動，因為與中型國家自身的安全無關，故實踐上較能體現不切割的安全思考，但行動上往往是中型與強權國家共同為之。倘若客觀上缺少強權參與，境外型的人類安全事件在實際成效上多半有限。相較之下，「境內型事件」是中型國家對自己領域上的人類不安全（以本文聚焦的被販運人口為例）採取消理措施，其實踐中有明顯的切割式安全思考，通常是區分本國人與外國人。毋寧，中型國家的法律明顯不友善於人口販運的非本國籍被害人，同時或多或少反映出對「買方」的縱容，或是以回應強國加諸的國際

說法，詳見：Steven E. Lobell, "Threat Assessment,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in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2-73.

⁷ 例如：Lloyd Axworthy, *Navigating a New World: Canada's Global Future* (Toronto: Knopf, 2003); Robert Lawson, "The Ottawa Process: Fast-Track Diplom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o Ban Anti-Personnel Mines," in F. O. Hampson and M. A. Molot, eds., *Canada among Nations 1998: Leadership and Dialog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1-98.

⁸ Asteris Huliaras and Nikolaos Tzifakis, "Bringing the Individuals Back in? Celebrities as Transnational Activists," in Liza Tsaliki, eds., *Transnational Celebrity Activism in Global Politics: Changing the World?* (Chicago: Intellect Ltd., 2011): 27-43.



輿論為主要目標。

本文以下先就中型國家的定義進行闡明，接著說明人類安全的真正意義和對於安全研究者的啟示，特別是澄清人類安全這樣的安全觀是怎麼思考安全的，而一般人的理解為什麼不夠深入或僅片面掌握人類安全的主張。第肆和第五部分藉助人口販運的問題來剖析兩個中型國家（加拿大與日本）關於人類安全的政策實踐，指出「虛偽性」的情況確實存在。結論指出，中型國家倡議人類安全的努力可以被肯定，但在有關人類安全的落實層面，中型國家還沒有辦法在主觀面逸脫現實主義學派的思考，或在客觀上有能力豁免於權力或利益這些變數的左右。

貳、中型國家的定義

對於中型國家進行界說並不容易，⁹「中型」(the middle)在語意使用上未必完全與有形的物質相關，例如國家的面積、人口、GDP、或武器數量等。根據國關學者 Wight 的研究，早在 15 世紀就已有政策實務家對中型國家進行定義，指涉「有足夠能力(strength)與權威(authority)堅持自己的主張，而不需仰賴它國者。」¹⁰依據這個定義，中型國家的核心構成要件是它的自主與獨立性，而不是某種有形物質的多寡。換言之，中型國家雖不能主導特定時空環境下的國際關係（與強權國家的差別），但要能夠保全自身獨立性並免於被干涉（與小型國家的分野）。

不過除了上述定義外，中型國家似乎還有一項隱性特質，就是多

⁹ Carsten Holbraad,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St. Martin's Press, 1984): 2.

¹⁰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8): 63；此外，在經常被舉例為中型國家的加拿大，有些學者兼採主觀和客觀要素，定義中型國家為「物質資源含量、承擔國際責任之能力與意願、還有本身政治的穩定性等方面僅次於強權的國家」。可參考：R. A. Mackay, "The Canadian Doctrine of Middle Power," in Harvey Dyck and H. Peter Krosby, eds., *Empire and N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138; Ronald Behringer,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on the Human Security Agend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0, No. 3 (2005): 307.



半為西方國家或是西化程度很深的國家，像是澳大利亞、紐西蘭、土耳其、加拿大、日本、韓國等。¹¹這項隱性特質意謂著絕多數中型國家只是在客觀能力上亞於強權國家，所以沒有辦法主導國際關係，但主觀上這些國家對於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競逐、聯盟政治，還有國家利益的認知並沒有與強權國家存在根本性差異。¹²準此，中型國家的涉外行為必然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現實主義思考或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觀，只是外顯行為上可能較不易被查覺。舉例來說，中型國家是許多聯合國維和任務(UN peacekeeping missions)中的參與者，但這不代表中型國家熱愛和平或是維和任務只要有這些中型國家的參與便足矣。事實上，以韓國參與聯合國在東帝汶、南蘇丹、還有象牙海岸的維和任務為例，中型國家派出的維和警力或專家人員都在個位數以下，真正撐起維和任務運轉的還是強權國家。¹³不過，相較於涉外行為，中型國家對於自己本國的內部事項享有更高的自主與獨立性，這點是中型國家與小型國家(small powers)最大的不同。文獻指出，許多中型國家維持自身一定的國力和行動自主性，在不假強權國家援助的情況下，憑藉適度的(moderate)財富與權力保持內政與外交上的獨立。¹⁴

鑑於本文是對中型國家的行為進行檢視與評析，故在定義中型國家時係以此類國家的具體作為（或政策）是否具有自主性或獨立性為據，其次才會簡易地考量中型國家與其它國家在物質因素上的相對差距。準此，中型國家在本文係指符合以下描述之主權國家——**傾向尋求多邊或集體模式解決國際問題，外交政策的內涵中具有明顯的人性尊嚴考量，即使對於非本國境內的人道事務也會積極參與或至少表達關切。**不過，此一定義的背後還需要進一步說明，也就是中型國家為何具有類此傾向或行為上會如此為之的原因。本文認為，中型國家尋求多邊或是集體模式是因為本身客觀能力有限，沒有辦法施行單邊主義。單邊模式的外交畢竟是強國或霸權方得為之的舉措，而且可能還

¹¹ Holbraad, *op. cit.*: 10-44.

¹² 早期文獻可見：Carsten Holbraad, "The Role of Middle Power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1 (1971): 77-90; 近期研究可參考：Denis Stairs,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4 (1982): 667-690.

¹³ UN, *Peacekeeping Fact Sheet*,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operations> (last visited: 2016/7/20).

¹⁴ Giovanni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6): 8.



是不免付出相當之代價。¹⁵至於外交政策中具有的人性尊嚴內涵是宣誓性意義大於實質，最主要之目的是中型國家用來和強權國家進行區隔，為自己營造一個正面的國際形象。最後，中型國家對於國際人道事務的參與是確有其事，但多數情況並不是獨自為之，而是在大國也有參與的情況下，或至少是數個中型國家一起為之的情況下。¹⁶

透過以上對中型國家相關定義之簡要討論，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有趣的現象：(1)既有文獻對於中型國家的界說聚焦在其涉外行為，但對此等國家境內的人權作為較少關注，甚至是假定(assume)其沒有問題。此可能與多數中型國家是西方民主國家，或是已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很深有關，故被先驗性地認為這些中型國家的境內不會出現人類不安全的問題；(2)支持多邊主義與強調人性尊嚴是中型國家建構給國際社會的認知，這使得一般人容易將此等國家與國際合作或國際人權聯想在一起，但這未必代表中型國家會誠信履行國際合作的義務，或是會盡一切努力維護人權；(3)中型國家在有形的物質條件上未必不能與強權國家匹敵，例如：加拿大的國土面積、日本的 GDP。因此，純物質條件的比較對於吾人理解中型國家的幫助有限。欲釐清中型國家的行為及其背後成因，需要有更細緻的觀察。

事實上，這三個現象恰好映射出中型國家在行為策略上與現實主義學派論點之關聯性，¹⁷何以如此？首先，中型國家確實與硬權力(hard power)的關聯性較弱，也不是傾向施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來落實政策目標身行為者。但這不代表此類國家不需要權力或是不懂如何使用權力；相反地，很多文獻指出中型國家擅長運用軟權力(soft power)去贏得國際

¹⁵ David Skidmore, "Understanding the Unilateralist Turn in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 No. 2 (July 2005): 207-228.

¹⁶ 這樣的說法不僅符合學理標準，也可以在客觀國際環境中找尋到實例（能夠被驗證），例如：加拿大長期以來對於國際維和任務的支持和參與，還有日本在對外援助工作上的不遺餘力。詳見：Geoffrey Hayes, "Canada as a Middle Power: The Case of Peacekeeping," in A.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NY: St. Martin's Press, 1997): 73-89; B. Edström, *Japan and the Challenge of Human Security: The Founding of a New Policy 1995-2003*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2008): 88, 223, and 268.

¹⁷ Jack Snyder and Leslie Vinjamuri, "Trials and Errors: Principle and Pragmatism in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Winter, 2003/2004): 13.



支持，或建立夥伴關係。¹⁸然而，軟權力是硬權力的巧運用；中型國家在謹慎評估成本與風險之後，選擇用不同於強權國家的方式來展現自己所擁有之權力。其次，透過對於「人的關懷」，中型國家讓自己的政策具有很高的合法性(*legitimacy*)，使其在非物質權力層面有機會取得優於或至少不亞於強權國家的地位。¹⁹最後，也是通常較易為人們忽略的一點是，中型國家只是在客觀作為上與強權國家可能有所區別（前者傾向多邊，而後者有能力單邊），並且相較於小型國家，較有能力維持本身的自主或獨立性。但這並非意謂中型國家要與強權國家保持距離，或是去挑戰它們的立場或利益。恰恰相反，中型國家更多時候是與強權國家共同行事，雖然彼此追求的目標可能有別。

為佐證上述這些論證，第三部分將先對與個案研究有關的「人類安全」概念進行一些必要檢視，接著以防制人口販運這個議題來聚焦對中型國家客觀行為的分析及討論。

參、「人類安全」概念的再檢視與啟示

人類安全最初係由聯合國發展計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在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提出的概念，²⁰旨在呼籲對「安全」進行重新理解和反思，從原本強調國家免於核武一類的軍事威脅到提升對個人權益之保護，可以說是一種由國家中心轉向以人為本的安全思考。UNDP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安全觀來促進人的安全品質，讓人人不僅能活得自

¹⁸ Robert Lawson, "The Ottawa Process: Fast-Track Diplom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o Ban Anti-personnel landmines," in Fen O. Hampson and Maureen Molot, eds., *Canada among Nations 1998: Leadership and Dialogue*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1-98; Rob McRae, "Human Security, Connectivity, and the New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Rob McRae and Don Hubert, eds., *Human Security and the New Diploma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2001): 245-249;

¹⁹ K.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June 1959): 120-131; Ronald Behringer, *The Human Security Agenda: How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Defied U.S. Hegemony* (NY: Continuum, 2012): 18-21.

²⁰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26.



由且免於威脅。此項目標其實與早年聯合國秘書長 Boutros Boutros-Ghali 的理念頗多雷同，他在 1992 年曾公開表示，全球面對的安全威脅已不僅止於軍事，尚包括環境惡化與疾病傳染等多重威脅源，確保安全的方法需要調整。²¹1996 年，隨著 Lloyd Axworthy 任職加拿大外交部長，以人為本的安全觀漸漸引起更多國際社會的回響；Axworthy 在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中呼籲，人類安全應被接受為對於人權和基本生活水準的保障。²²

1998 年 5 月，加拿大和挪威締結了《利索恩宣言》(the Lysøen Declaration)，這是一份關於人類安全的雙邊行動夥伴協議，擘劃了九項人類安全的議題及兩國間諮商與合作之架構。²³由於簽署後兩國互動與合作成效良好，遂於同年 9 月創設人類安全網(the Human Security Network)，並在不到兩年的時間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小型國家，將雙邊合作模式擴充到多邊。²⁴1999 年，UNDP 在《人類發展報告》中討論全球化與人類發展的關係，呼籲各國採取行動以維護經濟不景氣時的人權水平，並設法抑制跨國犯罪、環境惡化、文化多樣性削減對於人類安全構成之威脅。此外，1999 年的報告希望各國能以聯合國為平台，團結一心共同促進人類安全。²⁵2000 年，秘書長 Kofi Annan 在其向聯合國提出的工作報告中表示，人類安全並非只是消極地企求免於暴力衝突，尚應囊括積極地落實人權、善治(good governance)和教育普

²¹ UN Secretary-General, “An Agenda for Peace: Preventive Diplomacy,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the statement adopted by the Summit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31 January, 1992).

²² Lloyd Axworthy, “Canada and Human Security: The Need for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2, No. 2 (Spring 1997): 184.

²³ 九項人類安全的議題如下：地雷、國際刑事法院、人權、國際人道法、性別尊重與平等、小武器的擴散、童兵問題、童工、極區環境保育。詳見：Michael Small, “Case Study: The Human Security Network,” in McRae and Hubert, *op. cit.*: 231-235. 因為加拿大有這樣的具體實踐，遂在國際上形成一種印象，即加國是人類安全的推手。但從九項內容進行細部觀察，會發現「對外型」的人類安全項目居多。此外，這些對外型的人類安全應該是無差異的人人安全，但加國實踐上是否有遵行這樣的精神是可議的。

²⁴ Lloyd Axworthy, Knut Vollebæk, Stein Kuhnle, and Sorpong Peou, Introduction: Human Security at 20-Lysøen Revisited,” *Asia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Vol. 2 No. 2 (2014): 143-149. 人類安全網的成員國家如下：斯洛伐尼亞、愛爾蘭、奧地利、加拿大、荷蘭、挪威、瑞典、希臘、南非（觀察員）、智利、約旦、馬利、泰國。

²⁵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2-111.



及等目標，以及確認每個人都能有機會去實現自我潛能。²⁶2001年12月，加拿大的「干涉與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在一份名為《保護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報告中表示，主權國家有責任保護本國公民免遭本可避免之災難、大規模屠殺，還有飢饉，若國家無此能力，必須由更廣泛的國際社會來承擔此一責任。²⁷根據這份報告內容，人類安全的實質概念更為明確地被聚焦在「個人的實體人身安全、經濟與社會福祉，還有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尊嚴與自由」。²⁸若干學者同時把「保護責任」這樣的觀念判定為一種新興的國際規範，²⁹而加拿大更進一步利用其在安理會任職非常任理事國的機會，推廣、形塑與建構這樣的規範認知。³⁰

從2002年開始，UNDP幾乎每年透過專門報告的發表來宣揚一個特定面向的人類安全議題，基本上這些議題是與其1994年報告內容中提及的七大項目相呼應，內容聚焦在：深化民主(2002)、消除貧窮(2003)、文化的多元與自由展現(2004)、失衡世界中的援助、貿易與安全(2005)、水資源及其安全(2006)、因應氣候變遷(2007/08)。³¹從這

²⁶ “Secretary-General Salute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uman Security in Monogolia,” Two-Day Session in Ulaanbaatar (May 8-10, 2000). Press Release SG/SM/7382 (2000).

²⁷ 對此，本文要提出一點質疑，「保護責任」在概念上並沒有嚴格落實人類安全的實質意涵，因為它將主權國家自己的人民置於優先，而非認為在一國境內的所有人民均享有同樣獲得保護之權利。原始資料可見：<http://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ICISS%20Report.pdf> (last visited: 2016/7/20); 中文的學理分析可參考：蔡育岱，「國際人權的擴散與實踐：以《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為例」，**問題與研究**，第49卷4期(2005年12月)，頁144-146。

²⁸ 蔡育岱，同上註。

²⁹ 蔡育岱，同上註，頁149。

³⁰ Yu-Tai Tsai, “The Study of Diffusion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rough the Human Security: The Case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6, No. 2 (February 2010): 16. 不過本文質疑，「保護責任」如果可以被視為是成功的國際社會新規範，加拿大並不是真正的功臣。相反地，2004年一個討論威脅、挑戰與變遷的聯合國高階專家小組(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恐怕扮演更關鍵與直接的角色。事實上，僅憑一個中型國家就能成功在國際社會推動「規範浮現」的動態結果，殊難想像。事實上，上述專家小組的報告內容中各國折衝樽俎，妥協議價的釜鑿斑斑。詳見：http://www.unrol.org/doc.aspx?n=gaA.59.565_En.pdf (last visited: 2016/7/20).

³¹ 報告相關內容之詳細說明可見：<http://hdr.undp.org/en> (last visited: 2016/7/20).



些不同的人類安全主題中不難發現，沒有一項議題可以不需要透過國際合作，也沒有一項議題是中型國家可以主導或掌控全局的。毋寧，「概念倡議」與「概念落實」不是等同的兩件事；前者或許可以由中型國家獨自為之，但後者一定無法排除強權的參與或可以不需要強權之配合。支持人類安全或讚揚中型國家的相關論述多半忽略這兩者的分野，直覺式地（或樂觀地）相信一種新的規範浮現（例如：人類安全）就會帶來好的結果，混淆了「適當的行為邏輯」與「結果的行為邏輯」。³²

為了避免稍後的討論與分析失焦，本文以 2009 年 UNEP 《人類發展報告》的主軸議題：人口流動與發展(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為切入點，針對其中第三章的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問題進行檢視。³³為什麼選定人口販運這個議題呢？因為諸多涉足人類安全的事件可以細分成「境內型」與「境外型」，就像國際戰爭(international war)與內戰(civil war)是不同的，³⁴境內型的人類安全事件比起境外型的人類安全事件，可以更為有效檢測中型國家落實「人類安全」的程度，幫助吾人檢視虛偽性現象是否存在。不過在開始有關人口販運的討論之前，有必要再佔用些篇幅澄清一個重要的觀點，即人類安全雖然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思考，但這不但表人類安全與主權國家是互斥的，同時也無法推導出人類安全絕緣於「權力」這樣的結論。事實上，人類安全提供給安全研究者的重要啓示是：有必要重新且深入地思考國家與人民的關係。詳言之，國家若不安全，則人民（全部或至少部分）也不安全；但人民不安全時，國

³² Snyder and Vinjamuri, *op.cit.*: 7-15.

³³ 報告指出，雖然世界各國開始關注人口販運問題，但對其認知還是有限，人口販運不僅危害個人自由，也提高了性剝削與接觸性傳染疾病蔓延之風險。鑑於人口販運帶給人類發展相當負面的拉力，國際社會自 2009 年開始有越來越關注此問題的趨勢。參考：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5-66；Tom Obokata,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rafficking of Human Beings,"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10): 120-136；Harriet Grant, "Experts Call on Government to Appoint Human Trafficking Commissioner," *The Guardian* (1 May, 2013), via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3/may/01/human-trafficking-modern-day-slavery> (last visited: 2016/7/20).

³⁴ 蔡育岱、譚偉恩，同本文註 1，頁 171-172。



家可能是安全的。因為，威脅人類安全的來源可能源自主權國家的境內（或是從境外成功地滲透到境內），而非只限於純粹的境外威脅。當威脅出自境內（或滲透到境內時），製造威脅的來源絕多數已融合成爲國家的一部分（特定的人、組織或物種），因此不會以毀滅國家爲目的，但必以傷害或消除特定群體爲目標。此時，國內必有一群人的安全陷於風險或實害之中，但國家並不會滅亡。其次，安全需要主觀性，只有某些生物（例如：人類）才具備感知安全的能力。因此，所謂的「安全」，實際上是指涉在一國境內的人或其它有感知安全能力的生物需要處於一個免於生存受到威脅的狀態。

倘若離開上述的思考，純粹法律疆域上的國家，或是執行行政管理功能的政府，都並非適格談論安全的單元(units)。³⁵舉例來說，軍事安全一直是安全研究這個領域的主軸和被廣泛用以區分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的「標線」。但軍事安全所以重要的真正原因仍然是因爲國際戰爭或武裝衝突爆發時，國家內部的人民會有傷亡。如果戰爭或武裝衝突不會導致人的死傷，傳統安全就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因此，源自境外的軍事攻擊所以能夠造成國家陷入不安全是因爲此種威脅經常導致一國人口的大量死傷；毋寧，人的安全問題早在傳統安全的論述中就已經存在，只是當時被國家這個全稱概念所覆蓋。退一步言，即便軍事攻擊是純粹源自一國境內（例如：內戰），也還是會造成相當規模的人口傷亡，但國家此時卻未必會滅亡，除非最後出現分裂(break up or divided)的情況。此外，如果境內威脅不是軍事攻擊所致，而是肇因氣候變遷、疾病傳染、糧食不足等非傳統的安全威脅時，國家更不可能會滅亡，但毫無疑問會有相當數量的人民因爲此等威脅而成爲安全欠缺的受難群體。

總的來說，人類安全對於安全研究者的重要啓示是，凸顯出國家與其人民關係的弔詭。世界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是沒有人民的，故而人民是國家存在的先決必要條件。但國家一旦形成後，

³⁵ 「主權國家」是法律上抽象的概念，在其構成要件中的人口(population)與土地(territory)才是關鍵；政府官僚系統由人組成，從而發展涉外關係之能力。國家倘若離開了人與土地，就不成國家，難以存在。而人與土地中，唯有人才具有感知安全的主觀性。



卻可以在實踐上忽視境內部分人民的安全，或更加重視特定群體的人類安全。就此觀之，目前與人類安全有關的研究，特別是那些立場上傾向否定現實主義學派的論述，並未真正掌握人類安全的要義。³⁶詳言之，以國家為中心或現實主義的安全觀不是必然與人類安全互斥。事實上，較為嚴謹的說法是，主權國家或現實主義是在人民這個大群體中進行了區分，選擇性地保護了一些人，但同時消極不保護（或積極加害）另一群人。從有一群人獲得保護的結果來看，現實主義的安全觀並沒有和人類安全的核心主張牴觸。但是從有一群人被歸類為不該保護或受到歧視性對待的過程來看，現實主義與人類安全的安全觀顯然是相左的兩種思考。以下我們藉由人口販運的議題來做深入的說明和討論。

肆、人口販運

所謂人口販運，依據《預防、抑制與懲處人口販運，特別是婦女暨孩童議定書》(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以下簡稱《人口販運議定書》)第 3 條，係指行為人基於剝削之目的而經由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或者是以其他形式，例如：誘拐、詐欺、濫用權力關係或因接受酬金，而招募、運送、轉移、藏匿或接收被害人。條文中提到的「剝削」至少包括（但不限於）迫使被害人進行情色服務、勞動服務、或為奴隸或被移除器官。³⁷目前全球至少有 127 個國家的人民在 137 個國家境內受到上述條文指涉的剝削或近似剝削之其它不當對待；或許可以這麼

³⁶ 即便是帶有若干現實主義色彩的文獻，也沒有在定性與分類上精準掌握人類安全與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的區別。詳見：Roland Paris,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Fall 2001): 98.

³⁷ 詳見：The Article 3 of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dopted and opened for signature, ratification and accession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5/25 of 15 Novemb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ProtocolTraffickingInPersons.aspx> (last visited: 2016/7/20).



說，人口販運不是少部分自然人（不分年紀與性別）受到非人道迫害與違反人性尊嚴的現象，而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國際人權違反問題，絕多數國家都或多或少涉入其中。³⁸根據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的調查，人口販運現已成為僅次於毒品和武器走私的全球第三大非法貿易，任何國家都可能是此項犯罪中被害人的來源地、轉運站或接收國。³⁹人口販運對於人類安全的危害與國際秩序的衝擊由此可見一斑。⁴⁰

人口販運同時也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一種結構問題，⁴¹被視為 21 世紀人類必須面對的五場全球化戰役之一。⁴²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伴隨人口販運而來的經濟利益往往十分龐大，因此這種犯罪行為背後必然存有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換句話說，人口販運的本質並非純粹的人

³⁸ Alexander Lautensach and Sabina Lautensach eds., *Human Security in World Affairs* (Vienna, Caesar press, 2013): 255.

³⁹ 葉錦鴻，「國際法上人口販運議題的新近發展趨勢」，*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8 卷 3 期（2011 年），頁 43。

⁴⁰ 文獻上已有將人口販運判定為是落實人類安全所面臨之最大挑戰之一。Paul Evans, "Human Security and East Asia: In the Beginning," *Journal of East Studies*, Vol. 4, No. 2 (2004): 263-284.

⁴¹ 蔡育岱，「國際法律脈絡下的人口販運：以人類安全概念分析」，*台灣國際法學季刊*，第 8 卷 3 期（2011 年 9 月），頁 10。這篇文章同時對人口販運與人口走私進行了區隔，認為人口販運主要侵犯個體的人權，屬於一種剝削行為，違反被害人本身的意願或者是讓其在脅迫下同意被販運。相較之下，人口走私則是一種商業行為，屬於以營利為目的之犯罪，侵害的主要對象是國家本身。本文認為這樣的區分易生誤解，理由在於兩種犯罪雖然本質上有所差異，但不是絕對的相互排斥關係。販運行為側重在違反被害人「意願」的剝削事實，但仍具有經濟行為的成份。走私則偏向運送人口的「方式」非法性，但也同樣有經濟因素於其中。此外，兩種犯罪在實務上可以巧妙地結合。舉例來說，A 將受其監護的未成年 B 賣給人蛇集團 C 到東南亞地區從事情色服務，而自 C 得到一筆 5 萬人民幣的酬金。這項交易的本身絕對是一項商業行為，只不過 C 可能是在某國註冊有案的人力資源派遣公司（以合法名義掩飾非法犯行），有能力透過國家許可的出入境管道，將 B 「運送」至東南亞國家，但也可能 C 是跨國犯罪組織，僅能透過非法穿越邊境的方式將 B 「走私」到東南亞國家。另一方面，人口走私的對象不必然是非自願的被害人，實務上不少南方國家的人民主動支付 C 或類似的組織，將自己合法或非法地「被運送」到北方國家，尋求更好的就業、就學與生存條件。

⁴² 這些戰爭包括：打擊恐怖主義、毒品、洗錢、武器走私和人口販運。詳見：R. Vayrynen, "Illegal Immigration, Human Trafficking and Organized Crime," in G. J. Borjas and J. Crisp, eds., *Pover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Asylum* (NY: Palgrave Mac Millan, 2005): 43-145.



權違反，而是緊扣經濟因素的犯罪。⁴³就此觀之，人口販運經常包括三個階段(募集被害人→運送被害人→剝削被害人)與兩個主要當事方(被害人 vs. 加害人)。⁴⁴在這樣的犯罪結構中其實還存在著「黑數」(unknown variable)，也就是不易被查覺的犯罪根源：買受販運人口的行為者(以下簡稱買方)。

目前國際法或多數國家的國內法偏向禁止「強制力型」(compulsory-oriented)的販運行為，但這樣的立法設計顯然不能杜絕問題與有效落實人類安全，因為買方很少會以「強制力」的方式來購入被販運之被害人。事實上，買方多半是人口販運此項經濟犯罪中的物質條件優越者，他們只需要把豐厚的交易價金放在市場上，受到利益驅動的賣方(國內或國外)便會有所回應。⁴⁵由於現行規範沒有將自願性被販運的態樣列入，因此理論上賣方均是受到利潤極大的市場誘惑而去對經濟地位上的弱者或無防禦力的個人施暴或加諸威脅，使之淪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⁴⁶由於法規範是從客觀行為的「強制」與主觀故意的「意圖營利」切入定罪，遂無法有效針對人口販運的買方加以制裁，畢竟將價金投入市場的客觀行為本身並不觸法，除非我們能夠證明買方主觀的犯罪意圖，還有其投入價金的行為與特定自然人被販運之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礙於目前法律制度的設計，「買方」這個導致人口販運的關鍵原因反而成為治理的漏洞，但更糟的是，主權國家在自己領域內創造出的「差別保護」現象，也就是當境內出現被販運的受害者時，國家的法律會先將之加以分類。屬於本國人的受害者往往得到較多的保護或較好的對待，而非本國人的受害者不是被遣返回國

⁴³ 葉錦鴻，本文註 39，頁 43-44；李明峻，「人口販運的國際管轄問題」，*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8 卷 3 期（2011 年 9 月），頁 72-74。

⁴⁴ Toman Mahmoud and Christoph Trebesch, *The Economic Drivers of Human Trafficking: Micro-Evidence from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orking Papers No. 1480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Feb. 2009), via at: <https://www.ifw-members.ifw-kiel.de/publications> (last visited: 2016/7/20); Kalen Fredette, "Revisiting the UN Protocol on Human Trafficking: Striking Balances for more Effective Legisl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Vol. 7, No. 43 (2009): 105.

⁴⁵ J. Salt and J. Stein, "Migration as A Business: the Case of Traffick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5, No. 4 (1997): 467-491. 有趣的是，「賣方」有時可能會與「被交易對象」競合，也就是俗稱的自我販賣。

⁴⁶ *Ibid.*



籍本國，就是在轉運國或接收國受到移民或入出境法規之限制，無法享有完整且平等的人權待遇。⁴⁷

從某個角度觀之，我們可以非難那些倡議人類安全的中型國家為德不卒，因為它們並沒有從以人為本的安全思考來對待在領域內出現的人口販運受害者。相反地，中型國家的實踐仍然停留在舊時代的國家中心安全觀，以區分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的方式來制定與操作人口販運的相關法規。⁴⁸此外，不對買方進行充分規範的原因極可能是一種中型國家精打細算後的「有意不為」。誠如前述，人口販運的買方往往是權力關係上的優勢群體（經濟上或社會地位上掌握資源的個人與企業），⁴⁹若對這些群體進行制裁，可能會讓中型國家本身的利益面臨減損。慮及此一風險，懂得理性選擇的中型國家鮮有可能會犧牲自己本國利益，然後去認真執行人口販運的防制工作。⁵⁰

有論者認為，人口販運係一種人類的不安全，要真正有效治理全球化下的人口販運，必須借鏡「以人為本」的安全途徑。⁵¹如果要用人類安全的概念（或是以人為本的思考）來回應人口販運這項違反人權

⁴⁷ 我國現行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章對於被害人保護的相關規定，便存在這樣的問題。請參考該法第13條、第14條、第16條的規定。同樣的情況在許多中型國家也存在，甚至法律上存在更為明顯的差別處遇。或有讀者質疑這樣的國家立法不對在哪裡？畢竟國家是「本國人民」所組成。以務實的角度來看，此種立法完全沒有不對。但如果中型國家要採取這樣的立法，就不該滿口仁義說自己是支持與踐行人類安全的國家。本文再次強調，人類安全的核心要旨就在於「以人為本」，而這個「人」是指每一個個人。所以，不管是本國人或外國人，都該被一視同仁地對待。如果實踐上是區分本國人與外國人，那就和傳統國家中心的安全思考沒有兩樣；即以本國的安全為先，別人的安全次之，或甚至可以被犧牲。

⁴⁸ 例如強調國家的社會治安會因販運人口而惡化，擔心國土安全會因非法拘留的人口而陷入危險等。少有國家在安全觀的思考上去改善販運人口來源地的經濟、教育、還有民生水準，也鮮有國家在法律上以提供人口販運被害人充分的保障為優先考量。

⁴⁹ 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那些倡議人類安全或口口聲聲宣稱自己重視基本人權的北方國家，往往也是人口販運（尤其是與性服務相關的販運）主要的買方或消費者的國籍本國。可參考：<http://www2.unwto.org/category/related/ethics-social-responsibility-programme/protection-children> (last visited: 2016/7/20)。

⁵⁰ 首先，因為買方多半是物質條件的優勢群體，所以她/他們的國籍本國不是和中型國家勢均力敵，就是可能更勝一籌。對於這些買方，中型國家要怎麼進行管轄和處罰呢？其次，對於「境內型」的人口販運事件，中型國家只要將非本國人移除，責任就算履行，但如果要對這些非本國人進行安置或保護，要支出的成本就會非常高。

⁵¹ 蔡育岱，同本文註41。



之經濟犯罪，那麼我們必須先確定「安全是否為一道不可分割的光譜，儘管它的所有者和包含的面向既多且廣，但當其中一方或一項安全議題受到影響時，其它所有者(owners)或是安全領域(issue areas)也會受到波及」？國際法（或國際合作）看待人口販運傾向以互賴的角度切入，認為互賴現象不只適用於經濟關係，也同樣適用人權領域。⁵²然而，安全真的是不可分割嗎？對於一個軍事強國來說，軍事衝突不但對其不構成安全威脅，反而可能是其增加利益與提升安全的一種有效方式。⁵³在此種情形下，安全毫無疑問是可被分割的概念，強權國家的安全可以透過犧牲中型國家或小型國家的安全來實現。惟若將安全討論的範圍延伸到軍事議題以外的領域，例如非傳統安全下的環境安全，安全就成爲一項不可分割或難以分割的概念。在此情形下，無論是強權，還是中型或小型國家，都面臨程度不一，但卻須共同承擔之安全問題。以人口販運此種侵害人權的經濟犯罪爲例，不斷自北非或東南亞等地區湧入歐洲或北美國家的被販運人口，將可能對轉運國或接收國之治安與社會政經穩定構成衝擊。⁵⁴

其次，我們應該要思考人口販運的問題究竟影響的對象是國家本身？還是國家內部的個人？在國際法的原始概念中，人民是國家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人的不安全因此在理論上就會危害到國家，甚至讓國家從有變到無。可是，這裡論及的「人民」是無歧視或無差異地指涉每一個人嗎？人口販運的受害人可能未必是接收國的人民，因爲她/他們可能是無國籍者，或是非持有接收國合法旅行證明文件之外國人。舉個例來說，對於 C 國或 J 國而言，如果境內出現販運的受害者 X，但她/他沒有 C 或 J 的國籍時，因應的方式必然就要和 X 有 C 或 J 的國籍時不同。中型國家往往在倡議人類安全時傾向主張無差異的普世人權維護，但實踐上卻未必如此，導致目前國際關係的實際情況

⁵² 蔡育岱、譚偉恩，同本文註 1，頁 151。

⁵³ 例如：趁弱小鄰國或對手羽翼未豐之前，就將之消滅，避免縱虎歸山或養虎爲患。

⁵⁴ 具體事例如：「外勞械鬥頻傳 澎湖治安隱憂」，**中國時報**，2013 年 9 月 26 日。學理相關討論請見：Samuel Huntington, *Who We Ar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Y: Simon & Schuster, 2005): 199-220；盧倩儀，「發展中的『人類安全』概念及其在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上之適用」，**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27-52。



與人類安全預期的目標存有相當距離。如果倡議人類安全的目標就是要企求達到對於人的無歧視，那麼人口販運的被害人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或各種這個體系下的制度中）還沒有辦法能夠得到放諸四海皆準的一致性待遇。換句話說，中型國家所說的人類安全和它們客觀實踐上所做的人類安全有一段相當大的落差；而這樣的情形即便是在那些形象良好的中型國家（例如本文中的加拿大及日本）也不例外。

現行國際法中，《人口販運議定書》與《打擊陸海空走私人口議定書》(Protocol against Smuggling of Migrants by Land, Sea and Air)分別都有要求締約國以刑罰處罰人口販運，而處罰範圍及於意圖犯、故意犯、參與犯及組織中的指揮或教唆之人，但是否納入對「買方」的制裁卻相對顯得不清楚。此外，學者葉錦鴻的研究中提到，國際社會對保障外國人權利之條約長期以來便未有完整之體系，直到《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出現後，才逐漸重視應如何對待外國籍之遷徙勞工和對之相關的權利保障。這就足以間接證明，接收國對於不具有其國籍的人口販運被害人，在觀念或認知上傾向提供有區別之保護，而實踐上通常就是將這些外國人遣送出境，避免再對本國治安構成威脅或增加安置這些被害者的成本。當然，反駁者可能會主張，這些有關促進人類安全的國際規範或國家實踐才剛起步，需要時間去調整與修正。這個論點言之成理，但恐怕不夠有力來說服我們相信何以經濟實力與政治穩定程度不弱的中型國家，從1994年人類安全概念被提出以來，一直沒有依據自己政策中倡議的內容與承諾去落實以人為本的安全觀。⁵⁵

伍、個案觀察：加拿大與日本的實踐

本部分援引兩國中型國家治理人口販運的個案來檢驗先前文中對

⁵⁵ 對於人類安全雷聲大但雨點小的批判可參考：Caroline Thomas, "Furthering the Debate on Human Security," in Caroline Thomas and Peter Vilkin, eds., *Globalization, Human Security, and the African Experience*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9): 180-181.



於中型國家和人類安全的論述及假設。

加拿大與日本均是被許多研究或政策報告列入中型國家清單的行為者，兩國長期以來將自己的外交政策與人類安全進行一定程度的鑲嵌。⁵⁶文獻上不乏有論者指出，加拿大將人類安全視為其外交政策的典範並且積極扮演宣揚和踐行人類安全的領導者角色。⁵⁷不過，對於人類安全的闡釋，加國政府並沒有完全拋下「國家安全」的論述，而是將其與「人類發展」和「人權」的提升一併提及。⁵⁸相較之下，日本對於人類安全的表述較為籠統寬泛，凡威脅人類生存、妨害日常生活和違反人性尊嚴的一切方式均含蓋在該國人類安全的範疇。政策上，日本多次宣誓將盡一切努力來抑制危害人類安全的現象或防止其蔓延。⁵⁹此外，根據日本的《外交藍皮書》（或稱外交青書），人類安全是指強化因應諸如貧窮、難民、環境惡化、非法藥物、跨國犯罪、疾病傳染等問題的具體作為和各種倡議。⁶⁰

人人均知，政策上的宣誓往往比其後續的實踐簡單；國家形象素來良好的加拿大與日本雖然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定為是促進人類安全的主要中型國家，但它們領域境內就不會出現人類不安全的問題嗎？其次，它們真的有從以人為本的思考來對待在其領域內之人口販運的被害人或是會盡一切努力維護她/他們的人權嗎？最後，這兩個中型國家

⁵⁶ 參考：<http://publicdiplomacymagazine.com/the-public-diplomacy-of-middle-powers/> (last visited: 2016/7/20); Paul Gecelovsky, "Constructing A Middle Power: Ideas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Vol. 15, No. 1 (2009): 78; Kim R. Nossal, "Middlepowerhood and Middlepowermanship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David Bosold and Nik Hynek, eds., *Canad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oft and Hard Strategies of A Middle Power* (Ontario: Don Mills, 2010): 22; Robert Cox, "Middlepowermanship, Japan and the Future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9, No. 1 (1989): 827;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Mori Yoshihiro at the Millennium Summi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7th (Septemb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mofa.go.jp/policy/un/summit2000/pmstate.html> (last visited: 2016/7/20).

⁵⁷ Ann Florini and P. J. Simmons, *The New Security Thinking: A Review of the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NY: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1998): 35-38.

⁵⁸ Canad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anada, "Freedom from Fear: Canada's Foreign Policy for Human Security," via at: <http://www.dfait-maeci.gc.ca> (p.3; last visited: 2016/7/20).

⁵⁹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pan's Diplomacy with Leadership: Toward the New Century* (Diplomatic Blue Book, 1999).

⁶⁰ 請注意，該國自己強調應有「具體作為」，詳細內容請參考日本外交部的官方網站：<http://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2000/II-3-a.html>



關於人口販運的政策是否免於強國家的權力干擾或經濟上的利益呢？

一、加拿大

儘管很難在數字上提供精確的被販運人口總數，但保守估計每年約有 800 人被迫「出售」到加拿大境內。另一方面，每年從加拿大被販運到美國的人口數約有 1500 名到 2200 名。⁶¹簡言之，加拿大同時是人口販運的接收國與來源國。然而，加國早在 2002 年就批准了《人口販運議定書》，因此有義務在充分尊重人權的情況下，保護人口販運之被害人（第 2 條 b 款）。此外，根據第 6 條（特別是第 3 項），加拿大應採取適當措施為被害人的身心康復和重返社會提供協助。進一步說，作為《人口販運議定書》的當事國(party)，加拿大應在其國內法上落實議定書中的義務，主要包括：(1)避免婦女及孩童成為人口販運的被害人；(2)保護人口販運的被害人並充分尊重她/他們的人權；(3)對人口販運的罪犯進行司法追訴。

依據現行加拿大《刑法》(Criminal Code)，特別是第 279.01 條到 279.04 條，該國政府應就其境內的人口販運進行治理，⁶²但從近幾年的執行成效來看，起訴和判決有罪的數目明顯偏低。⁶³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於加拿大平庸的治理表現已不乏批評。⁶⁴事實上，加國的人口販運防制政策受到美國外交壓力非常深，Collacott 在其研究中指出，

⁶¹ J. Oxman-Martinez, et al., "Victims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erspectives from the Canadian Community Service Sector (section 1.1, p. 2),"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Canada. Available at: www.canada.justice.gc.ca/eng/pi/rs/rep-rap/2006/rr06_3/toctdm.html (last visited: 2016/7/20).

⁶² 請參考：<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6/page-66.html#h-83> (last visited: 2016/7/20).

⁶³ 從 2007 年 4 月到 2013 年 12 月，加國共審理 50 起關於人口販運的刑事案件，其中僅有 97 人被判違反人口販運的相關罪刑，例如：私行拘禁、強制性交、暴力侵害等。參考：Human Trafficking National Coordination Centr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available at: <http://www.rcmp-grc.gc.ca/ht-tp/index-eng.htm> (last visited: 2016/7/20).

⁶⁴ Katrin Roots, "Trafficking or Pimping? An Analysis of Canada's Human Trafficking Legis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28, No. 1 (April 2013): 23. 作者在文中清楚指出，美國的壓力和 9/11 事件是促使加國積極治理人口販運問題的主因。



美國國務院(the Department of State)自 2003 年起曾多次於年度的《人口販運報告》(The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中責難加拿大治理人口販運不力。⁶⁵華盛頓的移民研究中心(the Center of Immigration Studies)也曾有過類似的非難，認為加拿大沒有在反恐行動中與美國保持緊密的合作及聯繫，讓危險人士可以藉由加拿大輕易非法轉進美國境內，對美國的國土安全構成威脅。⁶⁶類似的批評除了在美國歷年《人口販運報告》出現外，也在國務院出版的《各國人權報告書》(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中履見不鮮，⁶⁷清楚顯示身為強權的美國其實對加拿大的人口販運問題有一定程度之干涉。

不可否認，加國《刑法》中關於人口販運的條文規定並不精確，同時也缺乏對於被害人（特別是外國人）的保護機制，導致加國執法人員在具體個案中有很大的裁量餘地(the margin f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去彈性執法。⁶⁸立法與執行兩方面的虛弱性為加拿大本身帶來若干負面結果，例如：該國成為不少跨國犯罪組織與打工移民的「首選」。此外，由於地理上鄰近美國，在美方反恐措施越來越嚴的情況下，從加拿大邊境轉進美國成為最佳的替代選擇，致使人口販運的相關犯罪與加拿大產生更為緊密的聯繫。⁶⁹不過，來自美方的政治壓力也確實讓加國政府採取了一些因應辦法，例如投注更多行政資源在邊境與海關的管理、與美方展開數項邊境控管的合作、對於非本國籍的人口販運被害人的遣送與收容程序嚴格化（特別是有關身分證明文件的確認）。⁷⁰這些具體實踐或許有反應出加拿大對於防制人口販運的努力，⁷¹但也更加印證本文的主張。詳言之，加國對於人口販運的多數實

⁶⁵ Martin Collacott, *Canada's Inadequate Response to Terrorism: The Need for Policy Reform* (Vancouver, B.C.: Fraser Institute Digital Publication, 2006): 21.

⁶⁶ *Ibid.*: 22.

⁶⁷ 請分別參考：<http://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03/>；<http://www.state.gov/j/tip/rls/tiprpt/>

⁶⁸ Yvon Dandurand, et al. *Human Trafficking: Reference Guide for Canadian Law Enforcement* (Abbotsford, BC: 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Fraser Valley Press, 2005): 12; 40-42.

⁶⁹ Collacott, *op. cit.*: 21-22.

⁷⁰ 參考：*Trafficking in Persons in North America*, via at: http://gaatw.org/working_papers/N%20America/United%20States%20Report.pdf (last visited: 2016/7/20).

⁷¹ 這之中還包括 2005 年由皇家騎警隊(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負責成立的國家級人口販運策略協調中心(the National Human Trafficking Coordination Centre)和政



踐並未充分履行其在《人口販運議定書》的義務，此點除觀之該國《刑法》相關條文外，亦可從其公民暨移民部(the Department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的行政作為加以確認，即非持有加拿大國籍的被害人只有在取得特別暫時居留許可(special 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後，方能繼續留在該國 180 天，之後便必須離境。而暫時居留許可的審定係由公民暨移民部的面試官決定，判準相對不透明且流於主觀。

二、日本

早在 2000 年 12 月 12 日，日本就已簽署《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以下簡稱《組織犯罪公約》)，但之後卻一直沒有完成國內法的批准程序。⁷²2003 年 12 月 25 日，用以補充《組織犯罪公約》的《人口販運議定書》正式生效，但日本還是只有簽署但未進一步完成國內批准的程序。有文獻因此指出，日本治理人口販運的努力不足，因為除上述兩份重要的國際文件遲遲未獲批准外，日本多年來一直是國際公認的被販運人口接收國。何以如此？這與日本惡名昭彰的情色產業有關，許多自中國、東南亞、東歐、俄羅斯和拉美國家被販運至日本的婦女及孩童，最後都直接或間接從事與性服務有關的工作。⁷³此外，日本社會中的文化因素也是一個原因；長期以來女性在日本社會被視為次級公民，國內政治的決策者經常忽略對婦女權益的關注，更遑論對外國婦女提供法律上實質的保護。⁷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調查報告曾指出，日本歧視女性的程度甚至比某些中東伊斯蘭國家還嚴

府在防制人口販運政策的預算金額增加。相關內容可參考：<http://www.rcmp-grc.gc.ca/ht-tp/index-eng.htm> (last visited: 2016/7/20).

⁷² 相較之下，加拿大在 2002 年 5 月 13 日批准此公約。

⁷³ Martha Mensendiek, "Human Trafficking and the Sex Trade in Japan," *Global Ministries* (May 27,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ministries.org/human_trafficking_and_the_sex_trade (last visited: 2016/7/20).

⁷⁴ Margarita Estévez-Ab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Gender Equality: Why Is the Japanese Gender Gap so Persistent?" *Japan Labor Review*, Vol. 10, No. 2 (Spring 2013): 82-100.



重。⁷⁵因此，儘管現任首相安倍從上台之初就不斷倡議「女力」與女權，但在重男輕女的社會結構下，以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為軸心的相關政策並未帶來具體成效。

事實上，對婦女施以性剝削的人口販運問題在日本非常嚴重，即便與日本有緊密盟邦關係的美國也曾多次非難日本打擊人口販運不力。舉例來說，美國國務院(the Department of State)在其 2001 年的《人口販運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中表示：日本政府並未充分符合最低標準，該國某些執法部門一直怠於進行人口販運之調查、罪犯之逮捕和起訴。此外，許多被害人在日本司法體系下被視為罪犯，因為該國未嚴謹區分自願從事非法工作者與自願成為性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差異。⁷⁶上述這些情況一直到 2004 年依舊沒有改善，同年的《人口販運報告》繼續將日本列為第二級觀察名單(Tier 2 Watch List)，這意謂日本是一個未符合消除人口販運最低標準的國家。⁷⁷負面的評比自然對日本國際形象有損，同時也與其努力營造之中型國家形象有違，如果再考量來自美方的壓力，就不難理解日本為何自 2005 年開始進行一系列國內《刑法》(Penal Code)、《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Immigration Control and Refugee Recognition Act)、及《娛樂業與商業管理暨提升法》(Law on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of Amusement Business)的修正，治理人口販運犯罪和改善上述《人口販運報告》指責之缺失。直到 2013 年為止，日本陸續做出不少國內法制層面的調整，⁷⁸相較過往已不宜再非難日本毫無進步。惟若干文獻指出，日本在修法過程中有一定的「第

⁷⁵ 「男女間の格差縮小のために今行動が求められている：日本」，OECD。網址：<http://www.oecd.org/gender/Closing%20the%20Gender%20Gap%20-%20Japan%20FINAL.pdf> (last visited: 2016/7/20)。

⁷⁶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to Monitor and Comba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1* (July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1/> (p. 52; last visited: 2016/7/20)。

⁷⁷ 事實上，日本已超過 10 年被歸類在第二級。由於該國未妥善處理外籍勞工、性交易、婦女人身保障等議題；甚至在情色產業方面還發展出新模式，例如：女性高中生或大學生陪同商務人士應酬或旅客出遊。詳見：<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34158.pdf> (last visited: 2016/7/20)。

⁷⁸ 例如 2005 年開始大力執行「打擊人口販運措施的行動計畫」(Action Plan of Measures to Combat Trafficking in Persons)，接著在 2009 年 12 月更新與調整此行動計畫的內容。根據日本官方的說明，該國已在國內刑事相關法律中增設販運人口的犯罪條文，並在執行層面配合防制與懲處人口販運的相關國際法律文件。



三世界偏見」(the Third World Bias)，即對於發展中國家或經濟水準較落後國家的人口販運犯罪者或被害人採取較嚴格的執法，但對於已開發國家的犯罪者或被害人則較為寬容。⁷⁹

觀察日本過去十多年治理人口販運的實踐，有相當程度是爲了應付美國或西方社會輿論之壓力，不過日本國內婦女團體和公民社會的指責也不容小覷。⁸⁰面對各方批評，日本政府分別設立部長級的專門委員會和一個隸屬於內閣的人口販運防制辦公室。⁸¹惟在保護被害人方面，日本依舊沒有太多具體作爲。吉田陽子認爲，日本自戰後第一部有關性交易的法律(1956年的《反賣淫法》)就對性交易過程中的買方不加處罰，而這樣的情況即使經過半個世紀，也沒有在日本社會發生明顯改變。即便政府已著手立法或修法配合國際社會防制人口販運的趨勢，但由於文化上對男性的寬容以及商業應酬的潛規則，使得涉及性服務的相關交易無法被完全禁止。⁸²簡言之，治理人口販運的實踐在日本只是爲符合國際相關法律規範的潮流，還有應付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輿論壓力。至於政策上是否能夠有效提升人類安全或是具體給予人口販運受害者適當之保護，並不是日本最優先的考量。同時，日本的個案也顯示，人口販運並不是罕見犯罪。相反地，日本國內有不少「買方」對於跨國販運的人口(特別是婦女)有需求，同時整個

⁷⁹ Rhacel S. Parreñas, *Ilicit Flirtations: Labor, Migration, and Sex Trafficking in Toky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74; Atsushi Kondo, "Japanese Experience and Response in Combating Human Trafficking," in Shiro Okubo and Louise Shelley, eds., *Human Security, Transnational Crime, and Human Trafficking: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16-232.

⁸⁰ Human Rights Watch, *Owed Justice: Thai Women Trafficked into Debt Bondage in Japan* (NY: Human Rights Watch,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hrw.org/reports/2000/japan/6-sec-6-7-8.htm> (last visited: 2016/7/20); 日本民間主要的批評可參考：<http://imadr.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3/01/T2-5.-Dialogue-with-UN-bodies-2004.11.pdf> (last visited: 2016/7/20).

⁸¹ 具體設立經過與職務整編可見：http://www.mofa.go.jp/policy/i_crime/people/action0508.html (last visited: 2016/7/20).

⁸² 最具代表性的文獻是日本人權律師吉田陽子的著作，參考：吉田陽子，「国連・人身取引防止議定書における被害者保護の位置づけ」，網址：<http://www.hurights.or.jp/archives/> (此份文獻要感謝大阪「亞太人權資訊中心」的矢寺尚美小姐提供翻譯上的協助)。另可見：Yuki Fujime, "Japanese Feminism and Commercialized Sex: The Union of Militarism and Prohibitionism,"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9, No. 1 (2006): 33-50.



日本的歷史與社會文化也容許這樣的情形存在。⁸³然而，依照有關中型國家促進人權與人安全的論述，日本應該在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方面做出具體貢獻，但該國政策實際上是以禁止和規範非法販運為主軸，並在很多時候將不具日本國籍的被害人視為處罰與遣送出境的對象，這足以證明日本的實踐與其人類安全的主張相違。⁸⁴

陸、結論

有別於傳統安全或某些非傳統安全的論述，人類安全的核心意旨及特色是它聚焦「人的安全」，而「人」是平等無差異的每一個個人，即強調不因個人經濟上居於弱勢或國籍上存有差異，就受到歧視性的安全保障或人道處遇。⁸⁵然而，本文也指出，不以傳統國家為中心的安全思考，並非但表人類安全與主權國家是必然互斥的兩概念，同時也無法推導出人類安全絕緣於「權力」或「利益」這些重要的變數，或是人類安全僅適合用建構主義或後實證學派(post-positivist school)的理論來闡釋。

理論上，任何國際社會的行為者（無論是否為中型國家）去提倡一個新安全概念的初心應是在於如何透過新概念的倡導與認知上的修正來幫助人類自己更有效、經濟而且衡平地得到所希望追求之安全利益，並且還要符合客觀環境的發展趨勢。⁸⁶但落實人類安全不可能不仰賴權力；權力是達成任何目的之必要元素，雖然不是充分條件但絕不可或缺。國際關係中的社會建構論以強調「觀念」的重要性而活躍於世界政治的學理舞台，但非物質本體的抽象觀念必須有所附麗，絕計

⁸³ Otsuki Nami and Hatano Keiko, "Japanese Perceptions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 Analysis of the 'Demand' for Sexual Services and Policies for Dealing with Trafficking Survivors,"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12, No. 1 (2009): 53.

⁸⁴ *Ibid.*: 57.

⁸⁵ 如果要用品歧視性或差異化的方式來維護「人的安全」，大可徑行以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的思考，透過主權國家各自為政（*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平行者之間無更高權）的舊模式來實踐，沒有必要打著人類安全的旗號，掛羊頭賣狗肉。除非，人類安全從一開始提出，就只是譁眾取寵的辭令或給中型國家滿足自身利益之工具。

⁸⁶ 蔡育岱、譚偉恩，同本文註4，頁49。



無法憑空以純論述或宣導的方式就產生客觀之具體結果。新自由制度主義，相較之下顯得務實許多，因此是二次戰後經常被用以遂行一項新觀念的有效平台，它具有凝具國際共識、降低交易成本、減少誤判、增加對結果的可預期性等優點。不過，國際制度的存在不等於制度中的要求 (requirements) 會自動得到國家的履行 (enforcement) 或遵守 (compliance)。正是因為如此，歷史上強權國家除了要有物質性的權力（經濟與軍事）來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與各項利益外，還要懂得如何建構吸引其它行為者追隨的認知或觀念，然後進一步藉由制度來合法化這些認知或觀念，並且盡可能長長久久地維繫它們。⁸⁷強權國家的數目因此十分有限，在歷史上屈指可數，畢竟要同時兼俱掌握權力、建構觀念、創設制度三種能量於一身是件極度困難的工作。⁸⁸

有別於強權國家，中型國家的特色是它的自主與獨立性，而不是某種有形物質的多寡或建構觀念與創設制度的能量。換言之，中型國家雖不能主導或影響特定時空環境下的國際關係（與強權國家的差別），但要能夠保全自身獨立性並免於被干涉（與小型國家的分野）。如果中型國家無法做到此點，那麼各種目前中型國家倡議的理念或價值，終究還是不免要受制於軍事、經濟或其它物質力量的左右，特別是某些強權國家的置喙。⁸⁹以人口販運為例，許多中型國家都宣稱要對之進行治理，但並未真正理解此問題背後暗藏經濟地位不對等之結構問題。準此，本文認為，中型國家在倡議人類安全的貢獻是有限的，而其若要將之加以落實會更加困難，甚至是必然失敗的。理由在於，人才是「安全」的真正享有者，但並非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能力或相同之條件去獲得所需之安全。國家或類似國家的政治實體因而被創造出來用以滿足個人追求安全的需要，但諷刺的是，一旦國家形成，人類

⁸⁷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1-3; 蔡育岱、譚偉恩，「美國在歐洲的導彈防禦系統部署：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建構論？」，*全球政治評論*，第29期（2010年），頁1-28。

⁸⁸ Amy Chua, *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and Why They Fall?* (NY: Doubleday, 2007): xiii-xix.

⁸⁹ Benny Teh Cheng Guan, "The Proliferation of Trading Agreement and Implications on Human Livelihood," in Benny The Cheng Guan ed., *Human Security: Securing East Asia's Future* (London: Springer, 2011): 204.



安全的概念就會變質。變質的情形通常有兩種：一是國家在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做出區隔，導致同為人，但安全獲得落實的程度有別。一是國家訴諸某種觀念，將提供安全的義務延伸到境外，但實踐上卻是選擇性的延伸（例如：人道干涉或「保護責任」的行動），以致人類安全的落實無法全面，並且沒有辦法形成一套毫無爭議的普世標準或行為準則。⁹⁰

本文並非全然否定中型國家在倡議人類安全的努力，但有關人類安全的落實層面，特別是對於境內型人類安全事件的治理，中型國家還沒有真正在主觀面逸脫現實主義學派的國家中心思考，或在客觀上有辦法豁免於權力或利益這些變數的左右。⁹¹事實上，中型國家是因為在客觀能力上亞於強權國家，所以沒有辦法主導國際關係，但主觀上這些國家對於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競逐、聯盟政治，還有國家利益的認知並沒有與強權國家存在根本性差異。透過加拿大及日本治理人口販運的個案檢視，本文發現中型國家治理人口販運的政策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現實主義思考或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觀，只是外顯行為上可能較不易被查覺。詳言之，既有文獻對於中型國家的研究多半聚焦在其涉外行為，但對此等國家境內的人權作為較少關注，甚至因為這些國家多半是西方或是親西方的國家，就被先驗性的認為它們境內的人權法制完全沒有問題。本文的研究填補了過往文獻之疏漏，將涉足人類安全的人口販運事件細分成「境內型」與「境外型」，並以境內型事件為主來檢視加拿大和日本的實踐情況，結果顯示境內型的人口販運事

⁹⁰ 儘管從 1994 年起，人類安全開始成為安全研究的一項新興議題，但對此概念應該透過什麼樣的國關理論進行研究較為適切，至今還缺乏定於一尊之共識。以目前人道干涉或「保護責任」的國際實踐來看，顯然現實主義的諸多批評與自由主義的若干反駁還處於不相伯仲的階段。參考：J. L. Holzgrefe and Robert Keohane, ed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ical, Legal and Political Dilem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ne Orford,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 3.

⁹¹ 事實上，對於境內型的人口販運受害者，中型國家可以將之安置到更好的國家，而不是必然將其送回國籍本國。舉例來說，日本可與美國簽定一個保護人口販運受害人的合作協定，將未成年的被害人送到美國接受領養和教育。可惜實踐上從來沒有聽聞中型國家如此為之。很明顯，中型國家欠缺願意也不想這麼做；對於境內發現的被害人只想盡快將之送回國籍本國。另一方面，中型國家其實可以處罰自己境內的買家，這會是更有效杜絕人口販運的措施，一旦需求面受阻，供給現象自然會消褪。



件比起境外型的，可以更為有效檢測中型國家落實「人類安全」的程度，讓吾人發現中型國家在踐行人類安全時的虛偽性。⁹²

2016/05/13 初稿收件

2016/07/04 修正稿收件

2016/07/20 再修正稿收件

⁹² 此處補充一點說明；在人口販運的議題上，「人類安全」強調的是治理措施上的人人平等，而不是差別對待。如果中型國家因為無差異地處遇境內的人口販運受害者而必須面對國內輿論壓力時，我們應該要思考為什麼中型國家的國內輿應會反彈？是不是因為中型國家的人民欠缺人類安全的認知？或是有天生的歧視心？如果是，中型國家為什麼不對本國人進行相關的教育，而總是只在國際上大放厥辭，倡議人類安全，但多言少做呢？顯然，中型國家在踐行人類安全時具有一定的虛偽性。



參考文獻

中文

- 李明峻，2011。「人口販運的國際管轄問題」，**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8 卷 3 期，2011 年 9 月，頁 72-74。
- 葉錦鴻，2011。「國際法上人口販運議題的新近發展趨勢」，**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8 卷 3 期，頁 43。
- 蔡育岱，2005。「國際人權的擴散與實踐：以《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 4 期，頁 144-146。
- 蔡育岱，2011。「國際法律脈絡下的人口販運：以人類安全概念分析」，**台灣國際法學季刊**，第 8 卷 3 期，頁 10。
- 蔡育岱、譚偉恩，2008。「人類安全概念之形塑：建構主義的詮釋」，**政治科學論叢**，第 37 期，頁 49-51。
- 蔡育岱、譚偉恩，2010。「美國在歐洲的導彈防禦系統部署：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建構論？」，**全球政治評論**，第 29 期，頁 1-28。
- 蔡育岱、譚偉恩，2008。「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頁 151-188。
- 盧倩儀，2007。「發展中的「人類安全」概念及其在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上之適用」，**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 4 期，頁 27-52。

日文

- 吉田陽子，「国連・人身取引防止議定書における被害者保護の位置づけ」，網址：<http://www.hurights.or.jp/archives/>（最後瀏覽日期：2016/07/20）。

英文

- Annan, Kofi. 2000. Secretary-General Salute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uman Security in Monogolia. Two-Day Session in Ulaanbaatar, May 8-10. Press Release SG/SM/7382.
- Axworthy, Lloyd. 1997. "Canada and Human Security: The Need for



-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2, No. 2: 183-196.
- Axworthy, Lloyd. 2003. *Navigating a New World: Canada's Global Future*. Toronto: Alfred A. Knopf.
- Behringer, Ronald. 2005.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on the Human Security Agend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0, No. 3: 305-342.
- Botero, Giovanni. 1956. *The Reason of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ulding, K. E. 1959.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20-131.
- Chua, Amy. 2007. *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and Why They Fall?* NY: Doubleday.
- Collacott, Martin. 2006. *Canada's Inadequate Response to Terrorism: The Need for Policy Reform*. Vancouver, B.C.: Fraser Institute Digital Publication.
- Cooper, Andrew, Richard Higgott and K. R. Nossal. 1993.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Vancouver: UBC Press.
- Cooper, Andrew. 1997. “Niche Diplomacy: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ndrew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NY: St. Martin's Press: 1-24.
- Cox, Robert. 1989. “Middlepowermanship, Japan and the Future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9, No. 1: 823-862.
- Cranford Pratt, 1990.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and Global Poverty,” in Cranford Pratt ed,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The North-South Dimensi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Dandurand, Yvon. et al, 2005. *Human Trafficking: Reference Guide for Canadian Law Enforcement*. Abbotsford, BC: 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Fraser Valley Press.
- Edström, B. 2008. *Japan and the Challenge of Human Security: The Founding of a New Policy 1995-2003*.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 Estévez-Abe, Margarita. 2013.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Gender Equality: Why Is the Japanese Gender Gap so Persistent?” *Japan Labor Review*, Vol. 10, No. 2: 82-100.
- Evans, Paul. 2004. “Human Security and East Asia: In the Beginning,” *Journal of East Studies*, Vol. 4, No. 2: 263-284.
- Florini, Ann and P. J. Simmons. 1998. *The New Security Thinking: A Review of the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NY: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 Fredette, Kalen. 2009. “Revisiting the UN Protocol on Human Trafficking: Striking Balances for more Effective Legislation.” *Journal of*



-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Vol. 7, No. 43: 101-134.
- Fujime, Yuki. 2006. "Japanese Feminism and Commercialized Sex: The Union of Militarism and Prohibitionism,"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9, No. 1: 33-50.
- Gecelovsky, Paul. 2009. "Constructing A Middle Power: Ideas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Vol. 15, No. 1: 77-93.
- Guan, Benny Teh Chen. 2011. "The Proliferation of Trading Agreement and Implications on Human Livelihood." In Benny The Cheng Guan ed., *Human Security: Securing East Asia's Future*. London: Springe: 193-215.
- Hayes, Geoffrey. 1997. "Canada as a Middle Power: The Case of Peacekeeping." In Andrew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NY: St. Martin's Press: 73-89.
- Holbraad, Carsten. 1984.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St. Martin's Press.
- Huliaras, Asteris and Nikolaos Tzifakis. 2011. "Bringing the Individuals Back in? Celebrities as Transnational Activists." In Liza Tsaliki, eds., *Transnational Celebrity Activism in Global Politics: Changing the World?*. Chicago: Intellect Ltd.: 27-43.
- Human Rights Watch, 2000. *Owed Justice: Thai Women Trafficked into Debt Bondage in Japan*. NY: Human Rights Watch. Via at: <http://www.hrw.org/reports/2000/japan/6-sec-6-7-8.htm>
- Huntington, Samuel. 2005. *Who We Ar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Y: Simon & Schuster.
-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utensach, Alexander and Sabina Lautensach eds, 2013. *Human Security in World Affairs*. Vienna. Caesar press.
- Lawson, Robert. 1998. "The Ottawa Process: Fast-Track Diplom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o Ban Anti-Personnel Mines." In F. O. Hampson and M. A. Molot, eds., *Canada among Nations 1998: Leadership and Dialog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1-98.
- Mackay, R. A. 1969. "The Canadian Doctrine of Middle Power." In Harvey Dyck and H. Peter Krosby, eds., *Empire and N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33-143.
- Mahmoud, Toman and Christoph Trebesch. 2009. *The Economic Drivers of Human Trafficking: Micro-Evidence from Fiv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orking Papers No. 1480.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Via at: <https://www.ifw-members.ifw-kiel.de/publications>



- Martin Collacott, Martin. 2006. *Canada's Inadequate Response to Terrorism: The Need for Policy Reform*. Vancouver, B.C.: Fraser Institute Digital Publication.
- McRae, Rob and Don Hubert, eds. 2001. *Human Security and the New Diplomacy: Protecting People, Promoting Peac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1994/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5-49.
- Mensendiek, Martha. 2004. "Human Trafficking and the Sex Trade in Japan," *Global Ministries* (May 27, 2004). Via at: http://www.globalministries.org/human_trafficking_and_the_sex_trade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99. *Japan's Diplomacy with Leadership: Toward the New Century*. Diplomatic Blue Book.
- Nami, Otsuki and Hatano Keiko. 2009. "Japanese Perceptions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 Analysis of the 'Demand' for Sexual Services and Policies for Dealing with Trafficking Survivors."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12, No. 1: 45-70.
- Nossal, Kim R. 2010. "Middlepowerhood and Middlepowermanship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David Bosold and Nik Hynek, eds., *Canad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oft and Hard Strategies of A Middle Power*. Ontario: Don Mills: 20-34.
- Obokata, Tom. 2010.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rafficking of Human Beings,"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Vol. 29, No. 1: 120-136
- Roland Paris, Roland. 2001.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87-102.
- Salt, J. and J. Stein, 1997. "Migration as A Business: the Case of Traffick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5, No. 4, pp.467-491.
- Small, Michael. 2001. "Case Study: The Human Security Network." In R. McRae and D. Hubert, eds., *Human Security and the New Diplomacy: Protecting People, Promoting Peac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231-235.
- Snyder, Jack and Leslie Vinjamuri, Winter, 2003/2004. "Trials and Errors: Principle and Pragmatism in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5-44.
- Thomas, Caroline. 1999. "Furthering the Debate on Human Security." In Caroline Thomas and Peter Vilkin, eds., *Globalization, Human Security, and the African Experience*. London: Lynne Rienner.: 179-183.
- Tsai, Yu-tai. 2009. "The Emergence of Human Security: A Constructivist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14, No. 2: 19-33.



- Tsai, Yu-Tai. 2010. "The Study of Diffusion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rough the Human Security: The Case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6, No. 2: 12-19.
- UN Secretary-General, January/1992. "An Agenda for Peace: Preventive Diplomacy,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the statement adopted by the Summit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
- UNDP, 199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DP,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DP, 200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yrynen, R. 2005. "Illegal Immigration, Human Trafficking and Organized Crime." in G. J. Borjas and J. Crisp, eds. *Pover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Asylum*. NY: Palgrave Mac Millan: 143-170.

